

科学家郭永怀回国70年——

金子般的精神

序与跋

郑哲敏

整整70年前,1956年10月6日,国际知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携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参与国家建设。

在美留学和工作期间,郭永怀开始了“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震惊了国际力学界。他又与钱学森合作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为人类突破“声障”提供了关键理论基础。他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被国际公认为PLK方法,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

回国后,郭永怀组织领导解决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一位在三大领域均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着陆北京机场时坠毁,生前他和警卫员用身体护住重要资料,牺牲后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已故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前所长郑哲敏曾是郭永怀的同事,这篇序言讲述了他所熟识的郭永怀,讲述了他所感受到的“金子般的精神”。

——编者

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他属于我的老师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很有造诣、文质彬彬的学者。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法》。

1956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火车抵京那一天,钱先生因有事不能去车站亲自迎接,因为我认识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增强了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分担了钱先生的许多工作,加速了力学所的建设。钱、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厚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他俩研究问题,经常一拍即合、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这是办好力学所的绝佳条件。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初到力学所,郭先生名义上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他很快便帮助钱先生整顿力学所的秩序,订立规章制度。例如,郭先生把力学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只要高级研究人员同意就可以订阅的混乱做法,避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郭先生直接抓图书馆的工作,不久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又如,1957年

大运河不仅是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是重要的文明标识。当初接下《运河谣》的选题时,我内心不是没有胆怯。我在滇池上游的宝象河边长大,少年时下游游泳,被淹了一次,从此对水有了惧怕。一个小河边长大的人,生命的原乡在西南边陲,面对一条人工水道,一条历史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千年大动脉,未免生出一个“难”字。

为什么难?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受到太多的关注,中国人在写,外国人在写。怎么写得到位,写出新意?我开始把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大运河的书都拿来阅读。埋头于《隋书》《资治通鉴》《隋唐五代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典籍资料,我渐渐确立了以自己边陲高原的视角重观江南中国,以作家之眼审视运河历史的思路。

一舟千载泛清波,雨溅寒江恨泪多,莫笑少年随逝水,且骑白象赋山河。《运河谣》里,我写了三条河流:一条是隋场帝的实体运河,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这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交汇,续写着昨天、今天和未来的故事。

隋场帝修建大运河,有经济、军事、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北方的农耕已经无法支撑一个帝国的经济和军事防御,需要从南方大量地调入粮食。漕运,由此变得极其重要。我将走入挖掘大运河的历史现场,讲述它的曲折历程。

在行走和阅读中,我还发现了文天祥。他在被押解途中,逆河而上,由江南走向北方,并在囚路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在南国写的《过零丁洋》,将招降书变成明



著：《郭永怀传》：郁百杨、戴世强

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之后,决定创办《力学学报》,郭先生承担起了繁重的主编任务,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了高起点。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为《力学学报》的征稿、审稿、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在郭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最好的学术期刊之一,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经历60多年风风雨雨,郭先生对《力学学报》的影响至今犹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难,便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获得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总是单纯地把他看作一位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郭先生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许多前沿技术和实验手段,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实验手段。后来我了解到,原来郭先生在准备回国之前,就曾专门考察过当时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来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研究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哪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见识的人。因此,两位先生都有过人的宽阔视野和长远的战略思考。有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研究所的人是否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以实验为主的优秀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我回答是,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可以看出,郭先生选择回国,是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的,他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祖国,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养好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所求。



《运河谣》：徐剑著；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志诗,凛然大义。在北方,囚禁大都两年后,于土牢中写了《正气歌》,为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而歌。我想写这样一条流淌在我们心中的精神之河、气节之河、文脉之河。

浓墨重彩的当数众生之运河。拱宸桥的街坊、永济桥的船家、长虹桥的戏班、宝带桥的绣娘、虎踞桥的藏品、南门桥的梁山港、通运桥的京畿……大运河1000多年来,有太多普通人在这里生息繁衍。虽然它已不再是当年的漕运重畿,也不再承担经济之命脉,然而,河两岸的众生,依然依河而生,依河而活,往来的运输船依然为南北的经济和民生做着贡献。这因而也是一条充盈着善良、勤劳与智慧的烟火运河。

一河之水,承载了山河壮阔、民族气节与市井人家。大运河的历史在诉说,从兵燹动乱到岁月静好,它见证了兴衰荣辱,然而它已不再是当年的漕运重畿,也不再承担经济之命脉,然而,河两岸的众生,依然依河而生,依河而活,往来的运输船依然为南北的经济和民生做着贡献。这因而也是一条充盈着善良、勤劳与智慧的烟火运河。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在力学所,郭先生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的全面工作,同时还承担很多枯燥的组织工作,其中包括科研业务、图书馆、学会和学报等一系列部门的工作。钱先生和郭先生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听取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并及时给予指导。在这些场合,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向的决定。后来钱先生来所的时间少了,力学所的重担便全部落到了郭先生身上。他依旧全心全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工作,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觉,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践行回国时所背负的使命。

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力学所。据我所知,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他还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副院长,同时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郭先生还应国家需要,不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关建议。20世纪60年代初,力学所承担的“2040”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相关部门下达的。

尽管工作繁重,他只要人在北京,每周末都要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那位不论是盛夏或严冬,不论是刮风或下雨,身材瘦小、头戴鸭舌帽、低头沉思并快步来往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3楼之间的学者,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地工作着。郭先生不善言辞,但他对工作、对同志、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他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同事却十分和蔼可亲。领导也好,高级研究人员也好,初级研究人员也好,行政人员也好,工人也好,他都同等对待。

在力学所中,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怀念他。他的事迹在传颂着,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

郭先生的爱侣李佩先生,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跨世纪传奇老人。

1947年李佩先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入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在那里与在航空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郭永怀相恋,并结为终身伴侣。回国后,她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关村西郊办公室副主任,为这一时期新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服务,为那时还是荒野的中关村社区建立了粮店、幼儿园、小学、医院、餐馆、小卖部等。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李佩先生于1961年起担任该校的英语教学任务。

在郭先生牺牲后,李佩继续着伴侣的理想和使命,并把全部的积蓄,包括郭先生被迫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悉数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力量支撑着她?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

《我在社区当书记》——

平凡坚守,亦是担当

谢文龙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这是对社区工作者的殷切鼓励。回顾我自己社区工作的经历,既琐碎、辛苦,又有获得感、成就感,其原因就在于它连着千家万户,服务千家万户。

2013年8月,经过公推直选,我来到南京市幕府山街道下辖的一个社区担任党总支书记。走上岗位才发现,基层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忙且不说,一些事情还有些棘手,一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矛盾还非常尖锐。

如何打开社区工作的局面?我从学习入手,首先了解其他社区的先进做法,从好经验里学习,渐渐掌握社区工作的规律;我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当面倾听、反复调解,把每一起矛盾化解在家门口,让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让社区更加文明。我们主动招募志愿者,壮大社区服务队伍,更广泛、更有效地为居民开展各类帮助与服务。我们办起科普大学、老年大学、知识讲座,社区的活动丰富多彩起来,每天都有人来、有事做,居民留得住、待得住。我们还创办了社区报,鼓励居民做社区生活的有心人、记录者,并积极向驻地媒体报送稿件,不仅让外界了解了社区,更让居民们觉得光荣和自豪……

3年时间里,社区有了三四百人的稳定服务队伍,每年举办30多场广场活动,开办各类学堂上百场,社区有人气、有活力,获得不少荣誉,居民们的归属感更是显著增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从来都是相互成全、彼此成就的共同体。本版以“家国”为主题挑选5部作品,从不同时空坐标出发,倾听那些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百姓生活与时代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探寻这份家国情怀如何在一代代中国人身上生根、生长、传承。

——编者



本版邮箱:dushu@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董阳 胡妍妍 任飞帆 张明慧
版式设计:蔡华伟 赵偲汝

生首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中所歌颂的那种人间大爱,那种无私服务于国家、社会、社区直至个人的平凡却又无比高尚的爱。这种精神和爱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出金子般的光芒!

感谢作者和编辑的辛苦付出,将郭永怀和李佩二位先生充满奋斗而多彩的人生呈现给世人。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唤起人们对郭先生和李先生的美好记忆,让他们金子般的精神得以传承,发扬光大!

(此文为《郭永怀传》一书序言,本版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江琳、王希、王海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致长征路上鲜活的青春

《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创作谈

江琳

每当翻阅长征文物档案,心底总会生出深深的触动。一页页泛黄发脆的纸页,一行行文字,记下红军战士跋涉途中的曲折磨难、浴血奋战,也留存下辗转流传的过往。它们出自何人之手,伴主人踏过多少道路,历经几番辗转,才携着红军战士的征途记忆,将属于长征的岁月篇章呈现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提起长征,最先想到的,是一场场载入史册的浴血征战,是一段遥远厚重的征程。当我们透过一件件斑驳文物去回望,能看到更多生动的细节。翻攀雪山时,战士们喝辣椒汤御寒,将雪做成“冰淇淋”;行军路上来不及生火做饭,他们一边走一边嚼着炒麦子,还形容它味道胜过巧克力糖;晚间露宿没有被褥,他们笑谈“过雪山我们是顶天立地;过草地,我们又是盖天铺地,我们不愧是天地的主人”。这是何等鲜活的征程啊!在艰苦的征途之上,他们依旧葆有少年般的烂漫。困苦困不住心胸,磨难磨灭不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

我常常思索,今天的青少年,该如何读懂长征?课本上的战役、行军路线,是历史的骨架,却很难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当年远征者的心境。孩子们或许会心生疑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背着简单行囊,跨越千山万水?他们和今天的青少年有没有相似之处?

编写本书的初衷,不是做一本堆满知识点的历史读本,而是想依托档案记载的文物故事,搭起一座跨越时光的桥。全书选取24件长征文物,从一件件旧物落笔,一件件临别相赠的毛衣、一页草草写下的行军记录、一张途中印发的布告,由物及人,缓缓道出藏在文物背后的真实过往。青少年读者会看见,当年那些行路者,也曾和他们一样普通,只因心中怀有信念,便扛起了前路的重重考验。

书中的24个故事,有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这样惊心动魄的重大战事,也藏着战友相惜、苦中作乐的日常片段。一件吴焕先送给战士的毛毯,裹着行军路上彼此守护的温情;一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写下远征将士心中的家国担当;那盏送给向导的风雨灯,在漫漫长夜里,曾照亮前行的小路。每一件文物都不只是陈列的旧物,而是连着一个人的足迹,一代人的坚守,一段不灭的记忆。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我尽量避开生硬的说教,不刻意渲染悲壮。而是把雪山草地里的饥寒、战友之间彼此托举的温情,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文物故事铺展在眼前,感悟和思考留给读者。

愿这本书能够带着青少年读者透过一件件文物,走近长征路上的这群年轻人。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英模陈列馆主任)

同一片河山 崭新的日子 ——读长篇小说《向上》

冯跃华

自1998年踏足文学创作以来,何常在先后创作了10余部长篇小说。2018年之后,他的写作开始聚焦现实题材,《浩荡》《三万里河东入海》等作品,描绘了上海、深圳等现代都市的创业故事与改革历程。到了《向上》,创业故事离开现代都市,来到雄安新区,小说主角90后青年夏向上和他的朋友们,也从五湖四海返回自己的故乡。作品在呈现雄安新区时代变革的同时,试图重新理解今天的城市与乡村、重新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

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中,“走出故乡”是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哦,香雪》中台儿沟姑娘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对走出乡村的渴求,昭示着现代城市无可抵挡的吸引力。《向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夏向上、李继业等人虽然也有告别乡土的经历,但雄安新区的规划又把他们拉了回来。对于这些生于三县、远离三县又返回三县的创业者而言,故乡不再是需要逃离的沉重负担,而是可以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这种由“进城”到“返乡”的时代变化,改写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叙事逻辑。

《向上》对城乡关系的书写,有意避开了“城市启蒙乡村”的单一路径。从叙事空间看,雄安新区既非业已成形的都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乡交叉的特殊位置,天然消弭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夏向上等人返乡后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城市的经验来同化乡村,而是聚焦差异发展——开发生态农场、注册河水清淤公司、打造自主服装品牌。他们将农村自身的生态禀赋和现实潜能,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价值来源,使乡村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从外部“启蒙”到内在“激活”,乡村变为与城市平等互补的发展主体。

在夏向上等人身上,少有故乡乡土叙事中那种被土地牢牢束缚的身影,他们接受了完整的学校教育,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验,懂得如何发挥农村自身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小说还把不同代际、不同经历的创业者放到一起。对照之下,可以发现新时代创业者不仅有前辈的果敢和勇气,也有敏锐的眼光、扎实的学识、对政策的了解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这批“感情上互相依存,事业上相辅相成”的年轻人,为乡村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近年来,中国乡村迎来巨变,这一背景下,写出时代的呼唤与期待,勾勒崭新的形象,讲述鲜活的故事,乡土文学有条光明的路要走。



《向上》：何常在著；作家出版社出版。